



徐苹 VS 須一瓜

厦门晚报记者徐苹个人作品选

徐苹 VS 须一瓜

厦门晚报记者徐苹个人作品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徐苹VS须一瓜/徐 苹 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12

(当代作家文萃)

ISBN 7-5059-4273-5

I. 须… II. 徐… III. 文学-综合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03149号

书 名	徐苹VS须一瓜
作 者	徐 苹
责任编辑	尹龙元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7.75印张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03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4273-5/I·3334
定 价	80.00元 (本册定价: 20.00元)

总 序

留给厦门的日记

2004年1月1日，厦门晚报将迎来创刊十周年的生日。

十年树木，从蹒跚学步到健步而行，厦门晚报完成了从幼年到青年的转变过程，发行量从几千到十多万份，成为厦门的主流媒体。三千六百多天，厦门晚报在鹭岛200多万市民的呵护扶持下，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风雨同舟，携手共进。

十年风雨，我们目睹厦门从小变大，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转变；我们目睹高楼拔地而起，商圈更迭；我们目睹筼筻湖从一泓臭水，变成碧波荡漾的人居飞地；我们目睹环岛路从无到有，变成每天迎接晨曦的“中国最美丽的海滨马拉松赛道”……

十年铸一剑。作为大众传媒——社会信息中心、舆论载体、社会公器和快乐精神中枢，十年来，厦门晚报扮演这些社会角色，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产品。她的许多作品铭记在厦门的城市记忆中，流传在许多人家的饭桌上、剪报中。其中有一些，例如刘翔的漫画，萧春雷的散文，已经被出版社捷足先登，结集出版。有一些已经结集内部出版，例如《情聚鹭岛——厦门首届双胞

胎联谊活动纪念画册》、《回首20年》。现在,在厦门晚报创刊十周年之际,我们又选编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作为其中的成果,呈献给厦门的父老乡亲:

《与你同行》——厦门晚报十周年优秀新闻作品选集。这是一条真实的时光隧道,将引领你回首曾经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历史往事:厦门晚报发动的全市公交车投币问题的讨论、暗访医疗窗口系列报道、共饮一江水系列报道等等。白纸黑字可以作证,在过去的三千六百多个日子里,每时每刻,厦门晚报的记者编辑在路上与市民相伴,在纸上与读者同行。

《城市记忆》——取材于厦门晚报的特色版面“乡土”版。这是厦门平面媒体中惟一个立足于闽南地理、人文、历史等的专题版面。它以全新的眼光打量那些渐行渐远的旧事物,以新闻笔触,描历史旧影。那些文化的八闽历史碎片,以及残光碎羽,在这本书里面得以沉淀、升华,让我们再一次慢慢咀嚼、回味。

《厦门百草》——取材于曾经刊发在厦门晚报上的一百二十余种中草药,详细介绍其应用药方。应部分读者的要求,本报请作者重新修订、整理而成。

《徐苹 VS 须一瓜》——本报培养出来的福建著名女作家、记者徐苹的个人作品集。她“如鱼得水,漫游于广大的都市:繁杂的生活、繁杂的人物、繁杂的身份和经验,她的眼光宽而尖锐,好像她是没有‘我’的,她随时能够进入任何一个‘我’,在这个异质的‘我’的内部感受、行动和发问。”(李敬泽)

厦门晚报十载寒暑,天天记事,日日播报,全是写给厦门特区的城市日记。作为新闻战线的一名老兵,作为总编辑,我深知给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写“日记”的艰辛,也体会到了写“日记”的快乐。新闻恒新,在读者的注视下,厦门晚报一刻也不敢稍微懈怠。这套丛书,算是厦门晚报全体同仁交给厦门百万读者的一份阶段性答卷。是为序。

朱家麟

2003年12月1日

尾条新闻,头条小说

——代序

李敬泽

在一份都市报的社会版上,都市生活的戏剧每天上演:死亡、暴力、邪恶,正义、英勇和善良。作为一个市民,我们在这戏剧中扮演角色的机率甚低,但是社会版上的故事开拓着生活的可能边界:欲望能走到哪里,命运多么诡异,罪如何发生,罚如何降临……

所以,这是一个想像的区域,散发着危险的气息,我们透过匪夷所思的情节隐约地感受到冲破生活常轨的种种力量,震惊而亢奋。社会版肤浅但丰盛地满足了对“故事”的本能需求。

相比之下,这个时代的小说疲惫无能。小说家中的大多数像心灰意懒的老光棍,失去了探索人的可能性的冲动,他们无从把握人类经验的纷繁丰盛,用一种犬儒式的诡辩自我开脱:个人经验、个人心灵等等,“个人”这个词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语境中被愚蠢地简化成鸵鸟的脑袋,它使无能的厌世显得很有思想、很有性格。

但还是别骗自己了吧,当你把头埋到沙子
里时,不仅离生活越来越远,也离小说越来越远,此时一张报纸的社会版所能提供的“小说

感”常常远多于一堆小说。

有例外，比如须一瓜。在两年多时间里，她写出了《地瓜一样的大海》、《尾条记者》、《雨把烟打湿》、《蛇宫》、《淡绿色的月亮》，一个小说家出现，一种悠久而传人的小说精神获得新的力量。

须一瓜出现在相对空旷的地带，她写的是都市、是当下——地点和时间并非衡量一个小说家的恰当尺度，但是，如果这个尺度竟能把大部分小说家排除在外，那么，它就指明了中国小说家经验上的盲区。当然，在这个盲区里，他们有两根拐杖，一根是“日常生活”，家长里短、鸡零狗碎，总之是努力化无聊为有趣；另一根就是酒色征逐、“小姐”文学，诛心而论，我觉得这是很多小说家在自身生活轨道之外惟一略有体会的区域。

而须一瓜如鱼得水，漫游于广大的都市：繁杂的生活、繁杂的人物、繁杂的身份和经验，她的眼光宽而尖锐，好像她是“没有我”的，她随时能够进入任何一个“我”，在这个异质的“我”的内部感受、行动和发问。

——这是一种令人惊叹的能力，也是被很多小说家背弃的天职。当我们谈论巴赫金、谈论“众声喧哗”时，我们常常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小说家首先得能够感知差异的声音，他得具体地把握每一个“个别”：从身体到心灵，从经验到观点。都市生活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经验和观点的丰富差异，文学史上，小说起于城市、起于流浪和远行，就因为只有当各种各样不同的人相遭遇时，“情节”才会发生，生活的可能性才会敞开。

须一瓜沉迷于探索可能性，她具有一种社会版式的世界观，在生活、人性和伦理的极限上观察世界，她的小说里无一例外地都有“案件”：日常生活突然断裂，人物遭遇无可逃避的考验……

一个在极限上考验人的小说家必然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须一瓜的小说“好看”，这是因为她抓住了故事的本质：人必须行动，人在行动中迎来命运。

然而，须一瓜具有狐狸般的现实感，她所知太多、所见太多，她不能满足新闻式的眼光，她的目的并非判断，而是让各种声音

充分论辩,那如同一个英美法系的法庭,但陪审团在小说之外;作为读者,我们看到,“意义”世界如何在尖锐的考验中暴露为层层叠叠的幻觉和疑难,公说公理,婆说婆理,罪与罚之间有着多么模糊游移的地带,看到我们自己难以委决、难以安居的精神境遇。

至此,须一瓜在竞争中战胜了社会版,确证了小说的力量:小说是经验的马戏团,也是意义的奇观。

这也是一种自我竞争,因为须一瓜本人同时就是一个记者:在《厦门晚报》,那个叫徐苹的记者专跑公检法线,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她下笔如飞,写了无数令厦门人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尾条新闻”,然后,这个叫须一瓜的开始耐心地写她的“头条小说”。

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小说家的普遍缺陷: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有问题,他们太像作家,除了家务事就是写作,然后就是蝇营狗苟、追名逐利的“文学生活”,他们未能找到一种深入了解他人、拓展经验的恰当方式,他们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意愿。当小说家说他正在“准备”一部长篇时,你不要以为他会去亲自接触他可能写到的医生或律师,会重走一遍小说中提到的街道,他也不会去查阅资料,写十几本笔记,他通常只是睡足了觉,然后,胡思乱想。

福克纳曾经描述过小说家的幸福生活,原话比较糙,在兹不复述,总之是晚上交三教九流,看人间万象,白天写作。

——在中国,大多数小说家无意追求这样的幸福,但须一瓜是幸福的:白天写尾条新闻,晚上写头条小说。

目 录

小说部分

雨把烟打湿了	(3)
地瓜一样的大海	(29)
蛇宫	(65)
淡绿色的月亮	(105)

新闻部分

送水工、警察、记者和一个非常事件 ——舆论的狂飙 理性的呼唤	(147)
有没有一种信任 可以重来? ——女研究生和杀人劫匪的最后对话	(159)
妈妈,我还是想你 ——记一个被父母遗弃的 12 岁畸型女孩	(163)
龙海红树林案件追踪	(169)
她拉住了一只断线风筝 ——“解救湖南被拐少女回家”系列报道	(176)
我们需要激情与创意 ——写在新千年庆贺之后	(193)
真情和你相遇	(195)

骗子的尾巴不难踩住……

——一起“公关诈骗”案的侦破及思考 …………… (198)
“漂洋过海来看你”

——妻子眼中的二级英模林松嵘 …………… (203)
什么叫天网恢恢？

——一个来厦休假警官说的故事 …………… (208)
漂亮女童，你为什么不回家？ …………… (215)

冷血世界情趣多
——瞧湖里快乐谷蛇宫的这帮“刁”蛇 …………… (222)

纵死犹闻侠骨香
——记因公殉职的刑警武清文 …………… (226)

光影如梦 神秘之珠
——魅力四射的澳门之夜 …………… (234)

小说部分



雨把烟打湿了

从第二审判庭偏高的窗口，望出去是林德叉车厂的办公楼外长走廊的一角。透过长走廊钢筋护栏，就可以看到更远的、不知哪家的红砖烟囱在冒烟。青烟不大不小地冒出来，雨不大不小地打在它们上面，但烟还是轻轻地腾起。看是看不清楚，但烟肯定都湿了。

审判长说，被告人，请做最后陈述。

被告人在看着第二审判庭偏高的窗口。法庭上很安静。检察官在偷偷嚼口香糖。辩护席上，律师和助理都看着他们的委托人。助理忍不住对被告人轻轻“喂！”了一声，他们的委托人收回了看窗外的眼光。最后陈述！助理曳着脖子低声提醒。

被告人声音很轻：雨把烟打湿了。

审判长说，大声点！不是嘴巴说给鼻子听！

被告人点头，然后轻轻摇头。

审判长说，说什么都行，也可以请求政府宽大处理。随便。陈述吧。

被告人摇头说，没有了。

律师有点重地把便携电脑啪地合上了。这个声音像名律师发出的动静，他也是个名律师。助理在轻轻地、利索地收拾桌面的纸片、香烟、红蓝铅笔。

法官宣布休庭。

名律师在书记员的庭审记录上签完名，就看到委托人的妻子钱红就站在他身边。他们一起走出第二法庭，下楼。名律师才知道她身边还跟着她的哥哥和一个姐姐。她父亲太老了，想来来不了，她母亲也想来，但临时心绞痛。名律师注意到，他的委托人无论在上庭、还是被法警带下法庭，都没怎么看妻子，更别提他

的舅子、姨子们。他什么人不看。整个审理过程中,他只是时不时看着窗外,目光模糊。

我们要重新申请精神鉴定!钱红哥哥说。听口气是钱红哥哥在决定一件事,但实际上,他看律师的眼神是征询的。名律师开始点烟,然后吐烟,看到助理把车开到法院门口,他就走下扇型的大楼梯。律师不愿吃钱红的饭,在拉开车门的时候,他瞥见钱红眼睛里有泪光,他就停下,似乎思考了一下,他说,他没毛病。非常正常。

钱红抓住了名律师的外衣:水清不可能杀人!

对。我也希望这样。先等一审判决吧。

44 天前的晚上,也是下雨,下非常大的雨。实际上是下了 49 小时的全程暴雨。气象部门说是台风过境带来的暴雨,日降水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蔡水清接到棋友电话时,正在菜场买鲢鱼头。他本来是不需要冒雨来买胖头鲢的,冰箱里有鲜虾、排骨还有两包钱红爱吃的鲜黄花菜。也有儿子爱吃的土豆。可是,昨天晚上,钱红说,好久没吃你的剁椒鱼头了。

当时,窗外是瓢泼的大雨。陶土色、纸质罩的床头仿古台灯下,钱红在看一本家庭文摘杂志。蔡水清更早就洗了澡,检查完儿子作业,安置他睡下,就在客厅等钱红。钱红在浴室。钱红出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红树林专家的父亲和大学教授退休的母亲,还有钱红的哥哥姐姐们,都不喜欢看电视,所以,蔡水清也不开电视,他拿着蚊香拍在客厅寻找蚊子。他已经注意到,他家的蚊子只有几只,一般栖息在黑色的博古架上。

钱红从浴室出来的时候,直接往卧室走。蔡水清定睛一瞧,知道钱红又没擦脚。生活中钱红是个非常粗心的女人。蔡水清搁下电蚊拍,到洗手间拿了一条白蓝条的松软干毛巾。钱红咯咯地笑着,怕痒一样说,我不是故意的。下次改。蔡水清蹲在床前,把

钱红的一只脚包在松软的毛巾中，一个趾缝一个趾缝地擦过去，然后检查一下，再换一只脚。

蔡水清很整洁，除了长相，你看不出他来自连正常的苹果都没看过的贫困农村。但是，他是有教养的。虽然在大学的时候，钱红因为这样的人追求自己，感到非常丢脸，虽然，钱红的父母兄长，起码有两年多无法接受钱红这样的男友，但是，蔡水清一点一滴、滴水穿石地改变了这一切。

蔡水清开始擦浴室地上和墙上的水渍。这是他每天的工作。因为有个同事家的浴室不好好打整，湿气闷在浴室，浴室的木门发霉不说，还透到客厅的墙上、木地板上。它们都变黑了。钱红开始也擦，后来蔡水清说你做事太不清楚，还是我来。所以，那以后，无论钱红什么时候用毕浴室，蔡水清都会再进去，擦天抹地，完成整洁干燥工作。甚至蔡水清已经在床上了。

闷雷和闪电都在家的外面。暴雨叭啦啦啦下得很痛快，蔡水清喜欢这种淋漓痛快的暴雨。心情很好。没有暴雨骤风，还真的感觉不到家有那么温馨。蔡水清上床后抱了抱钱红，钱红在看那本家庭文摘杂志。钱红把身子转过去，说挠挠背，痒。

当然是骗人。蔡水清知道，这是钱红姥姥从小给钱红养成的坏习惯，是钱红妈妈有一次喝茶的时候告诉蔡水清的。当时，蔡水清已经每天晚上在挠钱红的背了，而且起码要挠10分钟，动作要不轻不重，范围要疏而不漏。不挠，钱红就撒娇说睡不着。但是，岳母在阳台上揭露钱红的时候，蔡水清笑笑，没有说明什么。其实，是钱红悄悄告诉了自己母亲，为了证明自己嫁给了一个多么体贴人的男人。

挠背的时候，钱红还在翻杂志。她突然就说，好久没吃你的剁椒鱼头了。

蔡水清说，想吃？

钱红说，想吃。

44 天前的白天,也就是暴雨如注的时候,蔡水清挤在印关大菜场潮乎乎的人群中。很多人的雨伞水、装菜塑料袋里说不清楚的什么水渍,都滴擦在蔡水清的身上。蔡水清自己也是潮乎乎的,自己的雨伞也把雨水滴在别人的身上。

卖鱼的摊主换了个小姑娘。本来蔡水清都是在这买鱼,今天还是习惯地到这里停下。小姑娘跟他笑笑,看来知道他是老主顾。蔡水清就等。小姑娘在帮前面的顾客剖鱼,一边招呼他要什么。蔡水清指着胖头鲢说,原来那个,是你……

小姑娘说,是我妈妈!下雨天关节痛,来不了啦。

蔡水清也觉得自己的腿关节有点疼。他弯腰按摩了一下,果然,更明显了。小姑娘业务水平不如她妈妈,她妈妈总是把鱼杀得很干净,而小姑娘把鱼杀得乱跳。一个挑拣鱼的瘦女人被溅了鱼水,很生气地咒骂小姑娘,然后,忿忿甩手离去不买了。这时候,蔡水清的手机响了。就是那个棋友。他说,晚上到我家吃饭!

蔡水清大声说,下雨呀!

棋友说,哎,晚上就下不了。大家聚聚吧,好久没见面。我太太现在会做韭菜摊饼了。

蔡水清说,还有谁呀。

棋友说,就我们几个,你、老付,林与基,周卫东。你要不要带上太太?

蔡水清说不要,蔡水清说,有什么特殊的事吗?

屁事。就是想聚聚。饭店里请不起,家里来吃点家常菜,你不嫌弃吧?

蔡水清说,我就爱吃家常菜。

那还不是!好!6点半。

蔡水清收好电话。他心里老大不快。棋友的太太是蔡水清的老乡,老付他们是围棋爱好者培训班认识的,分在一个小组,互

相对攀比别人多了些,谈不上什么深交。蔡水清甚至不太喜欢他们。可是,钱红一直认为蔡水清没有朋友做人未免太失败。虽说,蔡水清在这地方如今也算小有名声,可是,名气之外,钱红觉得他有点寂寞,就是说,似乎从来没有人想交结他,比如,春节几乎没有人会来电问候他,更别提别人一到节日,那种热闹非凡的手机短信了。本来有个他们老乡会的蔡芬芬理事,知道本城来了这么个领政府津贴的人才老乡,主动联系上门,用流畅热情的乡音土话,要请他参加老乡会,甚至让他出点钱当副理事,蔡水清一口拒绝了。后来蔡芬芬又来说不要他出钱,也请他出任老乡会副理事,蔡水清还是拒绝了,而且是用普通话拒绝的。蔡芬芬后来知道他其实连老乡会都不乐意参加,从此就不给他打电话了,当然,老乡们的任何活动,他也就更不搭理了。蔡芬芬留下的老乡联谊会通讯录,他直接送给儿子做了草稿纸。也可以说,除了被迫和蔡芬芬老乡交流,他从不搭理什么老乡会。

钱红说,这样不好吧?

蔡水清说,天下最无聊的就是老乡会。都是些什么人啊。有这时间,不如自己搞点学问。钱红不知道他们那老乡会里到底是些什么人,但她倒是不喜欢蔡芬芬那么大了年纪了,还是扮可爱装天真的样子。所以,她就不再坚持立场。但是,她一向鼓励蔡水清多交朋友。因此,当蔡水清和围棋培训班小组棋友搭上——受训围棋,是因为钱红爸爸和钱红哥哥他们都喜欢下围棋——钱红就热情撺掇他请这些棋友在月亮桥吃饭。蔡水清只好请了。如果有人请蔡水清吃饭,如果蔡水清说,今天晚上我有应酬,钱红就非常高兴,高高兴兴地带着儿子去吃洋快餐。

蔡水清买菜回到家,先把一身透湿的衣服换下,然后修伞。因为一阵狂风把伞全部翻了身。蔡水清在暴雨狂风中将它们用力翻回来的时候,动作太急,把伞骨可能扯断了。这是一把新伞呢,伞面是棕色和黄色相间的暗格子。

胖头鲑鱼头洗净抹上细盐,本来最好是腌到晚上烧,味道透,可是,晚上要出去,钱红肯定不会烧,因此,只好中午做出来。